正誼堂全書

D13
743
38

門 仁13
號 743
卷 38

明治卅七年
一月廿日
購求

明敬齋集

原序

士君子達而在上致君澤民行其道於一時窮而在下著書立說垂其訓於後世雖所遇有顯晦之不同而大道之傳初無閒於窮達也明之薛文清公持已之操立朝之槩進退之節皆卓然有以表著於當世而當時之人莫不共仰其光明俊偉之業固昭昭而不可掩矣若胡敬齋先生者位不列乎朝宁名不達乎廟堂不過一韋布之士耳然而閉戶潛修其學以居敬窮理爲要以躬行實踐爲本凡一舉一動莫不循循然有規矩即見於語言文字之閒一皆有關於名教而不爲華飾虛浮之詞而後世之讀其書

想見其爲人者莫不與文清公竝稱今讀其文集其閉修
己治人之術經邦濟世之略無不備具於其中洵堪與河
汾集竝垂不朽矣是誠孔孟之眞傳程朱之嫡派也後之
學者有能由辭胡以求程朱由程朱以溯孔孟而由是以
造於聖賢之道不難矣余是以序而刻之以廣其傳焉
康熙戊子春季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文莫盛於五經四書詩莫盛於三百十一篇其體製華質
字句詳簡各以時異不相沿襲要皆妙道精義所存傳之
萬世無弊者也後世作者不本諸身心道義同符古人顧
惟役志詞翰宜其愈工而愈下矣宋興程朱繼出道德隆
盛煥然三代之上所著詩文莫非道義津液流暢大可以
明人倫小可以識物理實與六經四書共爲布帛菽粟以
資民生之日用也由元迄今學者幸生程朱之後宜皆向
慕不容背馳而言文若詩必稱漢唐惟以理學歸之宋焉
嗚呼天下古今果有理外之詩文乎理既精到而謂詩文

未工猶木之根本深固而枝葉未茂誰其信乎漢唐名家最稱楊韓李杜輩借有聖人重加刪定不知四子於程朱孰在所取孰在所去乎若四子者雖未可與希聖亦各聰明過人使借程朱而生必望其廬俛首帖耳不敢自立異矣世之讐讐乃欲舍此取彼何哉且彼作者未嘗夫意而就詞也今則惟其詞而不惟其意世降益下眞吾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竊嘗以詩文喻之女子貞其理也美其詞也貞之性美之質皆出於天其詞理流出胷臆而恥夫假借牽合以成章也不取女之貞而惟其美可乎不取美質出於生成而惟其膏沐容飾可乎後世詩文卓圖鮮存而所謂美者視古昔亦大不侔矣敬齋胡先生學以治心養性爲本經世宰物爲用每患朱子之後經傳既明學道之士類多口語藉藉無得於心而其去道遠矣故以經書惟加熟讀詳翫涵泳義理不輕爲之註焉而況詩文又非傳註之比是以所作既少而所存尤少載此集者皆祖於先生既沒之後訪之遠邇收之散亡閱多少時之作亦不忍刪蓋先生雖不役心詩文而凡有所作固不關切民彝物理非俗學無用之空言也就中與人書疏析義精詳體道眞切尤非漢唐諸人可及讀者能以程朱軌轍求之則其造詣宏深眞足以羽翼斯道之傳而永垂世教豈無能

辯者哉引治甲子秋八月甲子門人鄱陽余祐謹序

傳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端慤有大志不苟言動嘗還所得遺物於鄉人咸異之長從吳康齋講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不倘記誦辭章而專心內治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出入起居以敬爲主因名其齋曰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篤學力行日立課程書言動自考見義勇爲不擇利害謂日用工夫最怕做得不眞又怕閒斷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去性孝友嘗爲父嘗糞執親喪水漿不入日哭踊絕而復蘇柴毀骨立非杖不起三年不入

私室事兄恭每外歸必迎於門有疾則手自調藥篤宗族
訓誨子弟不倦家人化之凡祠堂歲時之薦與夫大小功
緦之服悉遵古禮自是從游者日眾乃作書室曰禮吾曰
南谷以居之先生語學則爲己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
有顏孟聰明亦不濟事語治則王道曰以眞心行仁義是
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初家食有餘必推以
予人及後窘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有爲之籌者則曰但
得仁義潤身牙籤潤屋足矣自謂見聞未廣嘗偕一二高
徒適閩浙入金陵登涉名山大川以開耳目所至豪傑資
其所益屈節相迎頻年與上饒婁一齋永峯羅一峯南昌
張東白相與切磋淮王聞其賢請講易經待以賓師之禮
進士姚君文灝延爲桐源書院師餘干尹請講明鄉飲酒
禮鄰封諸當道饋以柴米或受或卻一準於義提學使者
李君齡請主白鹿書院先生爲立學規一曰正趨向以立
其志二曰主誠敬以存其心三曰博窮理事以盡致知之
方四曰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五曰克治力行以盡成
己之道六曰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又云凡入堂者必
以聖賢之學爲宗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
詩以取時好各置日錄簿一冊書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於
上稽察而激勸之以盡誘掖之方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談

論寬和豐厚不倦謂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孔子之道不外
忠恕其爲教必始於卑近以漸進乎高遠而不爲空虛幽
渺之談時陳白沙有大名海內翕然宗之先生獨詆其爲
禪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爲學工夫如此親切
今人又徹差了道之興喪不繫於天乎嘗論陸象山學問
謂其有淺虛駕空之意其爲異學無疑先生於書無所不
讀於理無所不窮凡聖賢事業性命淵源與夫政教基本
學問工夫娓娓數千言其排斥異端維持正教至嚴至愼
於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者
皆筆之於書取大易修辭立誠之義名居業錄楊月湖爲

之序年五十二卒萬歷十二年從祀孔廟儀封後學張伯
行撰

書　李耕一峯
與華鶴
答進邑大尹
與劉用光
答張廷祥
與陳大中
與江深

書
奉羅一峯
與辜顯
答進邑大尹
與劉用光
寄張廷祥
與陳大中
與江深

與戴太守
寄張廷祥
寄周時可
奉張廷祥
與文崇德
薦陳大中
寄周時雍
奉于先生
寄于先生
復于先生
又奉于先生
又奉于先生
寄潘友
謝蘇文簡兵部主事
復汪謙
復南康何濬太守
與巳時雍
奉夏憲副
與婁克貞
復張廷祥

復憲使陳文耀
謝夏憲副
謝陳僉憲
答本縣請鄉飲
與羅一峯
奉張廷祥
寄蔡登
奉憲副張希仁
寄張廷祥
寄晏淸
奉張廷祥
上邑宰
與莊孔暘
與周時可
定親書
復余氏定親書
復張廷祥內翰
又復張廷祥
與餘干縣論鄉飲
謝南康太守

奉祁參政鍾憲副莊僉憲
奉祁大參鍾憲副
與陳大中
與南康府論租
奉何布政
寄張廷祥
辭祁大參鍾憲副
寄張廷祥
寄新昌王御史
寄安仁張大尹
答陳大中
寄夏憲副正夫
寄趙同府
與蔡登
與樂平劉掌教
與張亮帖
與季御史簡

卷之二

序

流芳詩集後序

贈醫士胡伯源
贈醫士胡琳
送掌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記
移居記
鰥夫記
永濟陂記
貫道橋記
延賓館記
貫道門由禮門記
芸閣記
歸儒峯記
游西湖記
棠溪書院記
祭祝文
祭潮陽李先生
釋菜祝文
祭李賓客白鹿先生
墓誌
先君墓誌

銘
進學銘
衣冠銘
書廚銘
說
夜存子說
願仙說
論
窮理
高祖殺韓信
申公
王猛
辯
辯疑
春秋辯疑
雜著
續白鹿洞學規
白鹿洞講義
麗澤堂學約并序
姚仲遠傳

跋孟嘗君傳
理歷法
卷之三
賦
碧峯書院賦
瑞梅賦爲淮王題
歌
游臥龍庵
詩
希賢吟
游寵峯
會稽拜禹廟
靜中懷感
夜感感懷闕
禮吾書院
春日即事
倦後偶成
禮吾書院
夜晉魚奉親
奉吳先生和丁先生韻

同于先生坐檐前絕句 闕
行至四龍岡絕句 闕
陪于先生瑨兄戴子靜游石泉 闕
奉和于先生 闕
贈友人窒壽 闕
讀書林閑 闕
看東山書院舊址
悼農
閑居即事
和
往山下石巖醉臥成詩二首
看鳥三首
聽松琴
次韻奉于先生
琴後絕句
和許郢州中秋翫月
和朱子韻
讀書自感
除夜吟
正旦入齋

謝程子
自述
新秋偶成
自歎
自歎以遺人
歎學者
讀明道伊川學制
即事
團湖懷古
存心
自省

雪後偶成
雪中訪友
元宵夜吟
閒中寓意
去年此日被風雨倒牆兼絕食
勞中述事
乘舟
輓表兄劉毅
夏日即事
舟中自感

謝本府太守二首
自勉二首
歎古人讀書二首
勉學者
送徐生歸
贈超元弼
觀易偶成
碧峯書院
辭謝南康府學官
再游廬峯二首
誠意閣
偶成
歎雉死
絕句
松
題濂谿舊隱
夏日即事
秋日書懷
南谷即事
南谷二首
李太尹求見有感

贈李大章
沙港舟中
題風雪
枕流石
游孺子亭
贈葉太守
復葉懌上舍
贈劉吏部建義莊
輓李大章
復高都憲
詠洞前流水
過子陵釣臺
拜陸宣公祠
謝夏憲副正夫
別松江郡侯諸公
石橋晚坐
別同府于先生
贈玉宜翁
贈永福寺張僧
立春詩贈匡時雍

贈致仕嚴掌教
贈葉推府致仕
題沙溪釣隱
寄蘧行素
復俞監生
寓永福寺和夏憲副韻
寓居偶成
詠春秋
復余大尹

候官張文泉
南平余祖訓
後學　漳浦蔡世遠　仝校
古田楊振綱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書

奉羅一峯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無所以有明不明者由人之學不學也然世之學者不少而道卒無以復乎古昔之盛者由其所學有正不正用功有眞不眞也以不眞不正之學

雖倍其功而無益其害於世也必矣自宋儒既沒正學不傳士風頹靡閒有英才豪傑有志於此者然以信從者寡終無以振起斯文丕變士風也伏聞先生有志於此未知其詳近日得會于董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獲覩佳翰遂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居仁不勝忻躍正歎今世之此等人品不意得生同時何幸如之豈但託交而已哉意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卽欲趨拜未知能就道否兼以賤體瘧疾故謹裁書幷疑義數端專人齎奉其餘欲求正者甚多尙期面晤不盡述也

窮疑程夫子朱夫子俱傳聖人之道其全體大用無不同者然其工夫造極亦不能無大同小異處如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又作敬齋箴又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愚意此聖賢千百世爲學之要法程朱能用力如此故其工夫全體道亦全盡非諸儒所及然細推之則程子涵養功完故踐履極其純正朱子窮理覺索功密故文理極其纖悉此造德亦各有所極而不能無少異也未知是否

窮疑朱子沒其門人親炙朱子日久尙未甚失然訓解漸煩實體之功少矣再傳則流於口語遂失其眞也自是以

後儒者多是窮索文義以博物洽聞爲學僅有西山眞氏知居敬窮理故學雖博有本體工夫魯齋許氏不務辭說故學雖未極全體而踐履確實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是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又觀其德性箴何嘗不以尊德性爲重乎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尊德性可乎未知是否

竊疑日用閒工夫最怕做得不眞第二則怕閒斷近見語類中有做主敬存心工夫不得其要遂入於禪學者又有不知主敬存心廣覽博記遂成駁雜無以貫通乎體用之妙者又有恃其才氣剛大自謂能任道力行不知聖賢操存省察之要終爲一偏之士者又有氣質溫厚恬淡自能涵養工夫不知戒謹恐懼之實」日又有工夫閒斷卒無成德者又有兼好詩文遂爲所迷　道不純者大抵要傳聖賢之道　實有聖賢工夫稍有　偏便爲全體之害故不眞者多矣道閒斷者無成功未知是否

竊疑先儒言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居仁嘗思須要有聖賢之學方做得三代成程子言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是

也三代以下漢唐宋爲盛唐之人才駁雜無可與議此者漢之人才大槩近古如董仲舒諸葛亮庶幾乎此然董仲舒本領純正才力恐有未及孔明才力可爲純正不及者伊周事業大抵難若宋則人才之盛三代治道乃所優爲惜乎不曾收拾來做也今之人才寥落特甚此有志者所當益修其遇不遇則在時也未知是否

右疑義管見所窺測竊恐工夫未足不能無差因書求正高明辯以示教爲幸

與辜顯

所貴乎士者以其能立於斯世而不失其所守也故克達之則德業之盛屹乎若太山之高浩乎若滄溟之深煒乎若日星之炳久而爲聖爲賢者蓋以其始能不失其守終能馴至其極也故朱子曰能知爲士之道則知爲聖之道苟或一失所守則制行頓虧本心遂喪甚則貪昧苟且讀書益多講究益廣無以有諸己矣況能臻其極乎某嘗觀古人於富貴貧賤之閒窮通得喪之際確然自守而無驕淫苟諂之意者心竊慕之況同世之士乎伏聞足下明達賢良恬然自若雖遭遇通顯略無驕溢之意必其中之所守有大過人者某以故欲致願交之心但貴賤勢隔不敢妄自進於門下於去歲始得一賜接見覩德容而聽言教

受益實多至今未嘗忘於懷也但某資性愚弱用功疏淺幾於湮沒而不能自拔矣向蒙邑宰李公不知某之不肖特賜眷愛命於社學懇辭再三未蒙回允夫以某之愚鈍疏嬾困於蓬茅老於林壑正其宜也至於出入公門濫名師職豈所願也伏望明達矜察愚情於李公處特賜片言得遂鄙志感德爲何如哉疊山謝先生云士屈於不知己伸於知己敢佈腹心

答進邑大尹

先正云愛民之實當擇守令之賢則守令者實民命所賴非才德備者不足以當之而明執事居此豈非生民之幸乎居仁抱愚守拙無用於世辱蒙眷問賜以厚禮不勝銘感于同府乃居仁春秋師又兼世姻冬初回若得面會當達尊意

與劉用光

爲政大端必以備邊安民爲急廉州瀕海而阻山兄今守此施惠澤以及吾民者固有道矣而猺獠恃其山谿洞穴之險不習中國禮義之俗蓋因風氣偏僻故稟氣亦偏習尙惡陋先王因其如此故攘而卻之守而備之使之各安其所不得以擾吾民猶中夏而已苟吾民安吾兵精吾備嚴彼自不敢來犯設若來犯亦當速攘之而不可緩或嚴

兵以威之或設奇以勝之或藏伏以擊之或據險以邀之或登高以壓之或設疑以亂之貴在謀之審而行之勇也亦須示之恩信使知吾無害之之意彼必畏威懷德各安其分無覬覦之心也先儒有云禦之之道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尤爲切要也雖太守之職在於撫民然文武全才亦豪傑之所當盡者敢併及之

寄張廷祥

去秋姚愽回言尊兄今歲開學西山未知的否今之學者切實爲己者甚少若非主教者眞體實踐以闢聖賢門路指示聖賢工夫後學如何下手舒冕別後有音問否不知親函丈時如何教他做工夫門下更有可望者否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眞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繩檢此學者之通病又有以智計處事以爲有才反流於詐妄者伏望尊兄裁節雜究專以修身講學爲事庶使有志者有所宗也聞門下有欲入廣游者豈非厭此之卑近喜彼之高大歟又聞老夫人欲往邵武兄欲隨行此亦當以義裁之老人年高氣衰閩有嵐瘴尤非所宜古之致女者多是遣使達命以盡恩意若命子弟以禮物致意豈不勝於勞動老人溯愛而往乎陳剛

書來言新搆學屋於梧岑居仁擬此月盡去一游若得吾兄來彼一會爲幸此人安貧守道亦世所難當扶持奬勵以成其德也文灝亦有志之士純篤穎悟望老兄與進是幸居仁賤疾比舊日爲安矣但學業未有精進尙未敢無所事也

與陳大中

初七日蒙送至高方而別晚經嚴方分水嶺瞻覽雄嵐諸峯高聳端員磊落縱目怡情惜不得與大中共之暮投塔水吳當傑益之家款禮備至亦可謂北道主人矣初八日偕傑益同游五彩山至牧陽而別午憩李梅瞻眺諸峯候太中至再與徜徉初九日早抵家噫居仁所望於大中者不淺大中所以自任不輕必存心極其密察理極其精方可深造乎道也

與江深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窀功名利祿既非立身置足之地虛無寂滅又非窮理修身之道此所以不可捨此而就彼也進爲之方聖賢方冊已備在人體驗何如耳四書外惟近思錄親切不可不讀

與戴太守

居仁游潮辱公禮際之厚自愧愚陋無以答德意萬一每

思及之欲發一言以達愚誠又無便使今謹裁書煩司訓
虞君附呈夫古之君子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也蓋
修己者必能救民救民者必本於修己後世此道不明居
位者不本於修己而以才智計謀爲治僅至小康而已夫
修己者則其公平正大之心昭格無閒信於上感於下不
待教令之出而民已向化矣況其發政施仁之際如雨露
霜雪何物而不被哉雖或爲權勢所制不得盡施而其心
固已協於神明孚於民庶譽於士類播於遠近傳於後世
如此則爵雖不進而身益榮矣居仁向在貴郡與君相接
之久知公才識足以有爲紹興利病公已能察知伏惟以
公平正大之心據天理以處事凡政之有益於民者有關
於教化者悉舉而行之有害民傷化者悉除而去之公之
高明固不待愚者之言然感公之厚德非言以陳善又不
足以報也但居仁識淺不足以深知公之蘊心術隱微之
間惟明公自察自省以盡古人修己治人之道幸甚

寄張廷祥

此道理與生俱生有一毫未盡便是欠缺了自家底故提
警扶持全有賴於吾兄竊慨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
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看來後人處
事多是智計才識未嘗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

終是詭遇此處見得分明則王道霸術判然二途而不混矣尊兄於此諒察之已審但愚昧之見亦欲質於高明也

寄周時可

居仁今蒙二司大人延請入白鹿洞自揆才德疏薄不足以倡興斯道今之士子汨於功利慤然志於正學者甚少蒙遣武平舒冕從劉文剛受經卒業後復從居仁游與同入白鹿月餘方歸後生輩如此人之志亦不多見此皆時可作興獎拔之功也希賢室不知誰做聞是先生命名不知是否今已無存文會堂亦無存今欲修洞志追述其事望同示本末爲幸洞中少書籍望廣求入洞以嘉惠後學幸甚昔朱子雖升去浙東提點猶拳拳於此遺錢命後人興理先生之心亦然故以爲請

奉張廷祥

武平舒冕來從先生游吾道中得此人有可望者尊兄開示其用功之要幸甚今之士習不美只緣科舉功利害之能脫此累者又皆過於高妙淪於空虛其所以正人心振士氣其責豈不在吾之廷祥乎

與艾崇德

聞之舒冕來從張兄游所以輔仁責善盡麗澤之益有望

於足下及周君鎬管君瑞劉君希孟白鹿洞亦望賢輩連
茹而來表率士類

薦陳大中

竊聞先覺者後學之所效益友者衆人之所親今洞中人
才漸集居仁一人難以獨教有進賢縣辛卯科舉人舒剛
因爲母老不忍遠仕常年在家進學訓迪後進其人安貧
守道望禮請到洞則後學有所薰炙士風必振賢侯作興
之功斯爲至矣

寄上時雍

饒城晤會之後又蒙翰教見諭又以詩贈從游之士感荷
不勝蓋君子修己誨人出於中心之誠故加此也又蒙示
以君子有教無類不可有所擇此先生之盛心居仁所當
佩服然其以慕道之心而來者固當歡然樂得其人豈論
其類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見上司作興爲利祿而來
者教之以善則不聽導之以德則不從成羣作隊習爲怠
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壞文公之教反玷上司
作興之盛意若此者尊兄將何以處之乎外人聞此必將
譁起譏議又將何以自解乎是以居仁益憂益懼恐教無
所施也尙賴尊兄與廷祥張兄力贊其事上司諸公亦有
尙德之心故某暫可居洞以俟賢才之集夫謹其始尙恐

不能保其終況不謹其始能保其終乎居仁蓋欲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開聖學門庭以來豪傑之士若汨於學業但招得一等凡才不會做舉業底人來瞻明敏達能做舉業底人都不來矣能舉業之人尚不屑至英邁超卓之人尚肯至乎如此則文章尚不能得其上者況道德乎其必自壞其德業況能成就人之德業乎若崇道德舉英才振士氣則四方豪傑必將漸至庶幾年將見人才輩出又何患洞之不興乎興洞之法無出於此者欲望時雍條具此意以達於諸公扶持名教高明之本心敬貝此爲請不知吾兄即今工夫如何進德修業必益不倦古之人進則救時退則修己必不虛過一生以兄之才識進進不已何可量哉況道在日用無時無處不是吾人進學處但要存心省察如事親則在事親上察道理接賓客便從接賓客上察道理讀書便從讀書上察道理是者行之非者去之聖賢工夫不出於此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古之聖賢固不求功名功名未有大於聖賢者

奉于先生

生自壬申歲沐先生教育似乎愚蒙稍開善端不昧癸酉拜別之後日以四書春秋溫習冀或少有所進但氣質凡庸又無師友之助兼以家貧親老於科舉之業既不獲專

精治心修身之學又不知所以用力是以昏昧愈甚日用
常行之理一無所見況敢望其有日進之功乎甲戌冬將
小學習讀略有所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吳先生之門迺
知古昔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爲要躬行實踐爲本故德
益進身益修治平之道固已有諸己是以進而行之足以
致君澤民退而明道亦可以傳於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
功利之可同日語哉某自知昏昧不足以與於此然亦不
安於自棄而爲下民之歸是以不勝戒懼力將詩書易禮
勉强翫索而日用事親接物之閒亦不敢不盡力於所當
爲深恨不獲面會以求質正今歲因家尊久疾不敢遠遊
故在鴈山習學擬來歲復游吳先生之門但不肖之質不
知終能有所進否又聞先生所寄家書及寄貴邑李侯書
皆齒錄賤名七月初一日李侯到本都再三令人召見某
嘗謂滅明非公事不見子游而先儒謂其有以自守而無
枉己徇人之私虞人以非其招而不往孔子取之孟子亦
曰往見不義也不肖固不敢自附古之賢人而守身之法
亦不敢不以聖賢爲法是以有違李侯之命想李侯之明
必不深責但不肖所爲不知果當於義否幸先生有以教
之敬附邵子擊壤集奉呈京中凡有先儒書籍如程子遺
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皆發於義理切於

人心有志聖賢之學者不可不求也聞國子監有版未知
眞否若的有版可以入印煩報數字卽附買紙印畢分賜
萬幸某去歲往建陽書坊買求止有晦庵文集卽今刊版
未完其餘諸書皆無又附小詩於後幸望采納

寄于先生

先生在任以文學清謹見稱政事之閒亦望勉力程子云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先生乎去歲
辱惠書皆蒙過假褒美拜讀之餘愈增悚懼先生又過自
謙抑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在先生豈有
是哉正所以憫居仁之昏惰而以是警教之也敢不拜教
居仁奉教言以自省所以致此者良由主敬功疏故日用
之閒身心紛擾志氣易昏苟能敬以直內則心存理明豈
有此患哉程子曰惟一於恭敬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
曰惟敬則聰明居仁所聞如此敢請質於函丈也

復于先生

伏聞先生力學不已廉謹自守爲國爲民之心久而益切
敬仰敬仰生竊以爲人之有生均氣同體固無物我彼此
之閒況上之於民尊臨撫育有父子之義故賢君憂勤惻
怛所必愛民如子者非出於强爲也彼其視民漠然而無
干者亦以爲欲所汨失其天地之心且加康誥言如保赤

子一句人誰不讀實能體此者寡焉如此讀書雖讀萬卷何益若上之憂民眞如慈母之愛赤子則凡以安其生隂其逸新其德者無所不用其至矣然非得賢才講究條畫亦無以盡施設之方也故古之爲政者以修身爲本愛民爲重求賢爲急又蒙教翰言居仁於父母之喪葬能盡其禮拜讀之餘愈慚愈懼自念學力疏淺操存不密違禮甚多過後悔悟追回不及自今以後再欲改過庶至人道以求無辱於親不知果能如何又念道自宋儒去後不勝寥落自元及今儒以訓詁務博爲業以註書爲能傳道使世之學者淺陋昏昧無窮理力行之實此有志者不能不以爲憂也康齋先生前年十月捐館未審知否某僻處窮鄉難得書籍聞京國多書困於貧乏不能往來如遇有聖賢遺書更望賜焉

又奉于先生

竊謂人之本心全具此理苟全體不虧則大用不乏故庶事雖繁應之自無不足天下雖大治之自然有餘但人資稟或偏私欲錮蔽故本心遂昏不能燭天下之理應天下之務矣是以大學始教以窮理修身爲先然後家齊而國治也先生積學二十餘年今始見用此心此理固已昭然但當竭忠盡力果敢以行之剛毅以斷之使平日所學者

不託之空言而見諸行事將見人民感服名節益彰此某
惓惓之望也苟或處事有失則補過實難名節一虧則悔
吝必至不惟有失民下之心亦且有辱鄉邦之望諒先生
之賢決不至此但戒懼之意亦古人不敢忽也某卽今僻
處禮吾愚拙益甚蓋緣身心無存養之功故學問無得力
處也今歲四方朋類漸至人數二十以上但才德疏寡訓
導無方不能有益於人慚懼愈甚也

又奉于先生

人在世閒做得本分事業者亦難矣先生之心無愧於古
人致治之基本在此矣但不忍人之心又須有不忍人之
政方爲本末兼盡爲政以得人爲先觀先生左右在公者
少有忠直之士恐聰明蔽隔雖有仁民愛物之心下未必
被其澤矣聽得逆耳之言方能來忠直之士諂佞之人不
可信也不舉賢才不可爲季氏宰況大郡乎下官下吏皆
當擇人而任之但進退之權不在先生亦當贊相長官喜
得王侯聰明英傑若積其誠意以父兄之禮事之未必掣
肘下官下吏有賢能者褒薦禮待不才者當退之縱不能
退亦當戒之先生頗有自善其能之意此拒絕言路之端
禹聞善言則拜孰不樂告以善哉諸葛孔明言有能攻亮
之失乃愛亮也朱子爲太守出榜招人來言缺失古人有

求言乞言之禮後世何嘗見有此人切不可言古道不可行於今今先生有此仁心百姓皆仰戴遠邇皆聞風豈不是古道可行擇官不由已吏可擇矣里長不可擇老人可擇矣糧長難得賢能亦當擇忠厚涪良者若綱紀法度不立只去聽訟有幾多精神居仁受先生恩厚不敢不盡誠悃

寄潘友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其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居仁嘗竊誦此而知道義之貴不可不求師友之重不可不篤庚辰歲與閣下共學閣下學博而才敏長於予者四歲重厚靜密過於予居仁是以敬慕而欲取以輔仁焉又期共進於遠大之業別後倏覺五年想閣下學益日進操益日堅矣居仁抱不逮之資獨無師友之助悠悠度日甚懼湮沒已在山中結廬自學但覺操持不密身心昏怠有負夙志耳今因仁里徐公謙攜琴訪於敝廬敬奉尺牘以通音問鄙拙不文不能委盡情誼更望益勉所學以進於聖賢之道爲幸徐君甚豪爽居仁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意渠自言回家奮志進學果能爾亦足以激勵後學更望輔翼爲幸但其威儀略麤亦望檢攝仁里或有

後進可進於善者便當開示以聖學門庭庶使吾道不孤劉友操未知其所進如何可勉勵之無使廢墜會晤無期徒增耿耿耳

謝蘇文簡兵部主事

疊山謝氏曰士屈於不知己伸於知己夫不知己則指善以爲惡目正以爲邪此富韓被黜於朔公汝愚受誣於侂胄夫知己者德合道同言契氣合不以生死利害而有閒故祁奚解叔向之囚霍譙雪范滂之獄居仁才孤學寡薄行涼涼官吏不知吾之本心仇人過誣吾之罪惡利欲盛而天理微宜乎屈而不伸也雖然求其無愧於在己者而已豈以外至者爲榮辱哉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此也今閣下乃能憫吾困辱而解其罪非知己者能如是乎然亦非私於居仁之一身以閣下學識之明處心之厚不得不然爾居仁亦不敢以一己之私情爲謝惟閣下持是心以自勉以古道自期益廣其所知益篤其所行居仁得以少助其講論切磋之益閣下有自成之功此所以爲謝也

復汪謙

竊謂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蓋學所以明道苟不明道又何以學爲哉然此道也原於性命具於人心見於日用但人之生也氣稟有拘物欲蔽之故失其性命之眞喪其

本心之善而於日用之間無非私意妄作甚則陷於禽獸之域者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以古昔聖賢恂慄戒懼存養於未發之前使是道之體昭然於方寸之內精一謹獨省察於已發之際使是道之用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極其至也與天地同其大造物同其功豈詞章功利之可擬哉昔孔子之所傳顏曾思孟之所學皆以此也及孟子沒而失其傳者千有餘年周子發其端於前程子遂擴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於宋焉西山眞氏亦庶幾乎此也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宋觀其所行端慤務實亦非世儒諂詘之可比也此

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雙峯饒氏公選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但其纂組掇摘有便於人之口舌故幼學之士皆悅而尙之其害爲尤甚也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但力學疏淺終不能遂也今憲府潮陽李先生有見於此卽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復作興此正斯文復盛之秋豪傑奮勵之日而足下與其選必將用力於聖賢之學以明斯道者復蒙見諭區區之出處然此事但當揆之以道決之以

義亦非居仁之所敢適莫也

復南康何濬太守

竊聞盛帝明王所以建立人極扶植生民未始不以賢才爲急其所以作興人才造成後進又必以學校爲先苟賢才不立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孰與行之學校之政不修而欲造人才成善治茲亦難矣故唐虞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悠久者本於斯焉如堯舜命司徒愼五典三代明庠序學校之教具見於經傳可考而知也若吾夫子集羣聖之大成以垂教萬世者至爲詳盡然自漢以後在上者雖或建學而無教養之本爲學者徒守章句而不知進修之方其人才之不如古宜矣尙望其及於隆平之治哉嗚呼所謂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者可勝痛哉幸而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焉大明聖道然後士之有志於學者始能脫乎章句之陋以求造聖賢之域志治者亦有不屑漢唐智力之末而欲堯舜其君民者皆數君子倡道之功也今數君子去已遠口語章句譁然以眩於世利祿之誘汲汲以奪其心不有好古信道之君子孰能起而正之哉僉憲潮陽李先生與賢執事□□作李堂□賢執事好古篤信卽先賢故居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建學宮招至四方賢俊其明聖道爲國家崇建人文之本育

才論秀之實將使士氣大振賢才聿興所謂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者復見於今日矣去歲憲先生屏枉下顧今者賢侯善辭令厚幣帛重煩郡學司訓降臨衡茅然此聘賢厚禮居仁懇陋曷足以當之但禮意已至有不得辭焉者是以不勝慄懼對使拜受侯安養老母趨拜黃堂以圖面謝

與壬時雍

昨蒙見示陳公甫詩誦讀之餘令人情意浩然夫公甫資性英明才氣高邁抱負宏大居仁所以深爲公甫喜也觀其詩皆雄才大略之所發其體律句語又皆高切古健靡不有法豈其以此爲重而用心乎抑以此爲末而不爲歟累乎夫人之心虛靈不測函具萬理必其無一毫之累乃能與天地同其大故僕之所以望於公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奉夏憲副

竊思古之學校所繫甚重凡國家之事無不出於學者非惟舉用賢才出於學雖行兵出師亦受成於學也蓋以政由教出治以道明故士之所學者無非修身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無非學校所窮之理也自漢魏以下學校之教不過以訓詁記誦爲業未嘗即物以窮天下之理故無修

身致治之具上之所用者非得乎明德致治之人如蕭曹房杜等號稱賢相然亦以其智謀才力之長其於天下之事不過補其罅漏修其缺壞豈能事事物物盡其當然之則使生民各得其所乎程子謂其未嘗以道治天下不過以法把持是也至宋居仁族祖安定公能知乎此故立經義齋治事齋以教學者凡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無不講究其後關洛諸公繼出故格物窮理之學修身治世之道煥然如出三代之上居仁質雖愚弱竊有感焉每欲學之而未能也向因家貧饑旱窮究水利編集成篇特以身居下賤未能推行痛念鄉鄰貧困家人無以爲生謹此上呈雖曰救時之急亦所以示學者使知即事窮理不專爲紙筆無用之學也所以呈於先生者以先生儒道宗主使人知學校之重也

與婁克貞

前歲辱書示教未能領悉欲面罄而無由然天下古今之道一也固無彼此之殊惟其是而已矣孔孟程朱所以異世而同符某每與同志講論不敢輒有雷同者亦欲求其是而合於一也豈敢彼我相高而爲自私乎但世之君子往往過於高妙以爲卑下而不取竊觀聖賢之學無不在乎實地上做故程朱與當時議論每以好高爲戒也

復張廷祥

去歲辱惠書開示爲學之要蓋恐某學有所偏而欲救正之所感多矣又蒙欲與羅先生下顧此某所當趨拜先覺以求正者反辱垂念怠緩之罪何可逃也某不肖妄意爲學工夫浮華卒無所得近年以來稍悟前失欲求精切用工不幸疾病來侵幾死者再至今氣體虛乏不知何日得遂趨見之願也承諭公甫書蒙克貞兄示及某因得反復思繹竊窺其一二夫公甫天資太高清虛脫灑所見超然不爲物累而不屑爲下學故不覺流於黃老反以聖賢禮法爲太嚴先儒傳義爲煩贅而欲一切虛無以求道眞雖曰至無而動如以手捉風無所持獲不若日用閒且從事下學外則整衣冠正容體蹈規矩謹進退內則主一無適使無雜擾庶乎內外交養靜則可以操存使大本自此而立動則可以省察使達道自此而行夫道本人所同有公甫曰至無而動莫實於理公甫曰致虛所以立本此皆不可曉也望將此意附達公甫以公甫之高明必能自省庶幾正學可續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復憲使陳文燿

程子曰古之時公卿求於士後世則士求於公卿蓋公卿求士所以樂善好義之誠故四方莫不感化賢才莫不登

用而治道隆矣士求於公卿則廉恥之心喪而世道降矣
居仁人微學窮僻處窮鄉苟安愚分雖鄉黨富勢猶不敢
有求況公卿大人乎今蒙大人怡然忘勢以禮愚賤有古
公卿之風無愧於程子之言也感激不勝謹此申謝伏望
以此謙光之德廣訪求之道則賢於某者亦將以類而合
區區愚陋又安足以副賢君子知人之明哉

謝夏憲副

一陰一陽之謂道故聖人作易以明之以事而言則善爲
陽惡爲陰以人而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故聖人所以
扶陽抑陰者惟恐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或盛也其於
陽長之卦曰復曰臨曰泰曰大壯曰夬所以深致其扶持
喜幸之意其於陰長之卦曰姤曰遯曰否曰觀曰剝所以
深致其憂懼戒抑之心某非能有君子之道也蒙先生以
君子之道待之故不敢不以此爲言而先生所以眷顧於
愚賤者亦欲君子之道長也所以爲世教者深矣所以開
示學者爲善之方至矣所賜伊洛淵源拜讀未能釋手感
戴之重何止拱璧

謝陳僉憲

伏聞天命之性純粹至善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此致治者
之所不敢忽也然是善也一念發於心爲甚微達之天下

無不足蓋賢才以類合而從民庶以觀感而化惟公好善由乎中心出治之本其在此乎某非能有善者也蒙公之好如此況實有是善者乎然則不善者其有不畏者乎推而行之憲綱其有不振者乎此某之所以且感且幸也

答本縣請鄉飲

國朝舉行鄉飲其禮在於養老尊賢其德在於化民成俗其制作出於聖人之手遵行在於司牧之賢舉茲盛禮召及愚儒非敢爲長往過中之行懷汨溺忘世之心顧德不足矜式羣類言不足開示愚行疾體久羸未能奔赴伏望賢明俯垂仁恕

與羅一峯

往歲質疑於左右未蒙正其是非竊自疑其詞義猥屑君子所不取誠意未至君子所不受或尊意未察以居仁託病自高而抑其僭妄方將自反續後聞知四方士友以爲先生非徒不鄙反以警示學者先生之心固廣大無私矣但居仁不得以消閒過之渴也然天下之言有不得已而言者有得已不已而好言者亦有不知其理而妄言者好言與妄言雖智愚不同其私則一也惟不得已而言者乃當言也非私也居仁所以進言於左右者以非左右之公

不能受非左右之明不能擇非左右之賢不能發揚以及
後學今先生望重四方爲學者宗仰道之興廢所繫先生
固不可不自重其任而居仁亦不得不與先生明辯以求
至當之歸也所欲言者具陳別紙惟高明采擇幸甚伏聞
興拥金牛洞以教學者不勝欣悅其立教規模量必胥合
古意然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
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此皆先生所素講者惟體驗而力
行之以開聖學門庭則英才類至道之明也可冀學之傳
也可久而澤流無窮矣居仁俟疾一愈即來觀光而少贊
於下風焉伏聞先生作易經集說不知尊意所在願附一

本見教昔朱子註書多與朋友講論蓋易之爲書始於伏
羲成於文王周公備於孔子而明於程朱所以然者因風
氣不同世變不一太古之時世質民淳只用卦畫以示吉
凶而開物成務利用厚生辭不繫可也至文王周公之時
則世故漸多情僞百出德不可不正辭不可不繫故曰易
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須知文王周
公所憂患者何事至孔子當周末王教不明世道益下其
所憂者又非文王周公之比故十翼之作不得已也與拭
淚而作春秋同意至孟子以後諸儒妄以己意穿鑿溺象
數而不知求理循流而不知求源遂失聖人之意程子憂

且懼矣故作傳文然後體用一源顯微無閡而易大明矣
朱子又推本伏羲文王立卦繫辭之本義使古今一貫非
以程易之未善而更作本義也愚意易之書具於未畫之
前明於既書之後因世變風氣而有詳略所謂隨時變易
以從道是也義易者太古之易也周易著中古之易也孔
易者末世垂教之易也程易者今世當用之易也本義者
推原古易以及今也姑撮其大要其餘詳細尚圖面質居
仁又有不得已而言者公甫陳先生名重海內與先生所
交最深居仁與四方士子亦以斯道望於公甫不意天資
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不知先生曾疑之否若曰
不知其非則思修身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知其非而不告已虧朋友之義所以輔仁責善者
其失已在我獲覩公甫與何時矩書欣然喜其見道大意
然推之其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吾自信吾又曰塵微六
合瞬息千古只是一箇儱侗自大之言非眞見此道之精
微者乃老莊佛氏之餘緒聖賢之言平正切實天雖知其
所以爲天後
關

奉張廷祥

聞知夫冬與陳公甫相處所以講切者如何竊觀古今人
才有晚年而學益進德益熟者有晚年學問志氣聰明俱

不及前者又有晚年所失愈甚遂至顛倒錯亂者卽此可驗所學之正否工夫之疏密靜而思之不勝戒懼謹以獻於高明乞亦加省有可見教處莫靳爲幸

寄蔡登

向得會聚深副愚望蓋天下可樂可悅之事無過於此者更望致謹於燕閒獨處益致博約之功幸甚居仁會上公愛士出於中心之誠如雍渠深恨未得與從善相會上公出於中心之誠如再至郡宜一訪之

奉憲副張希仁

禫制已終不審出處若何大抵仕以行道乃爲出處之正若祿仕則有時而然非常理也繼嗣事量高明自有裁制古人道修於身乃行於家道行於家乃行於國故關雎爲正家之本牆茨爲敗國之原唐高宗玄宗實錄望一詳觀居仁於去年喪妻家無內主兒女無依故不敢遠出而趨拜之願莫能遂也陳公甫聞去冬到先生家不知講貫如何大槩此兄學太高虛超脫於正學有害先生察之否

寄張廷祥

居仁欲修春秋集傳此志已久惜學力未至不敢下筆夫春秋仲尼用意最深者當時羣聖制作已備然皆當代事聖人固已述之爲後世法若春秋則亂世之事聖人是其

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裁酌損益爲百王之中制萬世之程準先儒發明宗旨雖多惟程子以爲經世之大典乃約而盡諸儒之傳亦惟程子發明精切有力如胡傳雖議論發越然義理切當不及程傳多矣況未免有張大宵鑿之病乎居仁欲取程傳爲正而取諸儒之言以附翼之倣詩經集傳先訓文義敎事蹟然後用胡傳及先儒言之精切者以發明聖人之意要使正道燦然可學而行也先儒謂聖人心事難知聖人心事天理也謂聖人行事難知聖人行事王道也理精道明豈有不知春秋哉愚以先知春秋莫如孟子後知春秋莫如程子謹以愚見質於高明幸勿靳

敎

寄晏淸

幼年同學之士或一別而再不相會或雖會而相處不久則此學之衰可知今蒙書翰遠降相愛之厚爲何如哉大抵爲學之道在於窮理修身朋友之道在於講學輔仁苟不務此雖日相親而無益也夫古之人徧交天下之士以明其善力師聖賢以準其歸豈可偏狹固滯守一善以自足乎居仁自丙戌年喪母至辛卯年得疾纏綿八年方愈故血氣早衰不能精進今又喪妻無一好況但此道理無處不在雖居憂患苟能存心察理亦無非進學

之地今未能然所以可愧也不知老兄今日所進若何又不知盡籍之期在何時歲月駸駸老將至矣某昨因自思迭遭憂患或是天意欲作成我做箇人欲盡餘年殘日付歸學業以畢此生不知吾兄肯同志相輔否

奉張廷祥

數奉書於左右似乎煩瀆然以先生之賢而不與言則失人矣又孰可與言乎正學孰與倡乎邪說孰與熄乎竊意聖道之大害有二功利異端也功利之害人雖眾然皆中人以上之人其才高其說妙非窮理精者莫能窺其失以二氏論之佛氏之害尤大老氏只是虛靜無為佛氏又做存養工夫其精微高大善引誘人又善駕馭人故上者被其引化中者被其驅駕下者被其誣誑所以滔天之禍盡歸於佛氏今其說已流傳海內士大夫宗之者甚多先生用何以熄之乎愚意莫先自治躬率學者去了許多好高妙底病痛日將四書反復熟究程朱之書切已體察使吾身心義理有以洞貫大本然後方能指其病而正之此內修而外攘之道也高明以為如何聞一拳先生廣大剛健無驕吝之私樂與人為善欲賴其扶此道但不知他窮理工夫如何所欲言者甚多略述數端具陳別紙願賜裁正

上邑宰

竊聞天命之性具於人心渾然至善其體則爲仁義禮智之德其用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皆本於自然非有待於强爲也惟氣質不齊物欲或從而蔽之是以有智愚賢不肖之分過不及之弊必賴聖人修道之教然後得以明乎善而復其性焉夫自唐虞建立司徒典樂之官三代庠序學校之設教養之道至矣而周禮地官之職又有考察德行道藝之法此其風俗之所以淳厚賢才之所以衆多也迨夫周衰教弛孔子以聖德無位乃與顔曾之徒自相授受以傳其道又刪述經典以垂於無窮而萬世道學之宗有所歸矣自漢魏以下雖讀其書鮮能得其意講其理未必踐其實至宋之諸儒始能尋其緒而得其眞廓其道而闡其教其餘若泰山孫石之徒白鹿嶽麓之類亦得以卽山林閭曠優游講習以成所學故三代以下稱人才之多者必曰宋也伏惟

□□□□肇有鴻基崇建人文廣立學校以爲政治之本故賢才之出亦不乏矣伏惟大人先生學問充盈才德出類政聲遠播德敎日新某等叨居治下何其幸哉某每與四方師友會聚之閒無不樂道賢侯之盛德與其施爲不苟者某素守貧賤不敢求知於人而辱賢侯之知已初

蒙命召不敢趨赴者誠以下民之分未可犯義而不顧也而大人仁恕不惟寬其逋慢之誅又憫其貧乏輕其徭役使得以遂其生賜之古詩令得以廣其見凡吾同類莫不仰戴而歸德矣某之愚陋曷足以報稱於萬一哉惟有日夜精勤惕勵力求聖賢之道以求無負爲可耳但愚鈍凡庸自幼失學年十四五雖能讀書知文義而進爲之術則未聞焉是以功雖勤德不進志雖篤道未明大恐汨沒一生不足齒於人道歲壬申始師於于先生準至甲戌歲復游康齋先生之門始知聖賢之學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在於身心德行之實故追前非欲求自新之實但終以

駑庸之才不堪鞭策而進也思與二三同志別求燕閒之地以其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於是鄉黨某等捐資卽幽曠之地構屋數閒以爲羣居講學之所至壬午三月師吳與弼經歷至所賜之扁曰禮吾書舍蓋因其地而寓號焉至今歲同類漸眾屋舍寡狹難以容居止有鄉鄰某見多空閑麥地五六餘畝在於舍後可作學基復有義士某等俱願捨田換易共成美事而某執私不從者豈非因蔽之深未易以善道開之耶而鄰邦多士咸曰幸有賢侯在上素重儒教其所以作養人才振興士氣皆在指掌之閒且見利而忘義固小人之常情以公而治私實君子之大

政昌不躋彼公堂具道其所以然乎程子所謂以官府治民之私者此類是也昔子游爲武城宰邑人皆有弦歌之聲今興學禮吾正使斯人得聞弦歌之美以彰侯德之盛何獨子游專美於前某又念興安之壤土比之他邑固爲褊小而學者之眾乃倍於他邑豈人性之異哉亦繫於在上者之作興與所以倡之者何如耳某學雖疏寡敢不竭盡心思推廣師說以爲多士之倡而作興之任實在於賢侯一念之閎矣伏望慈仁大施政令使山林士子咸得藏修游息於中以盡成己之道皆德澤之所及也且使書院之蹟蓄於後世則千載之下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又豈止於一時之盛而已乎

與莊孔暘

居仁既愚且賤僻處山林多病未出雖聞高明之名至於學行之大槩猶不得聞況其蘊乎近謁南昌張廷祥復會同里姚潤始知先生爲人之詳才氣抱負不小居仁幸生同時不能一會簡賢之罪未敢辭也故敬裁尺牘以致仰望之意蓋古之君子生同其時者非特相知而已必也相與講求輔翼以成其德業以其濟斯時以同倡斯道區區所以望於高明者如此儻蒙不鄙而賜之教誨幸甚

與周時可

居仁於戊子年曾奉書於左右未知達否於後雖病困山林懷想不已蓋昔在白鹿洞詢知閣下本心故未敢相忘於江湖也但病困中不接外事故不知動履之實病後謁張廷祥論閣下學行之美又會姚潤華辜兵部益得其詳故愚心眷眷不能不發一言以達聰聽也古人云儒者逢時生靈之幸高明幼學壯行展素蘊成人才美風教是其任也竊觀自契敷五教之後教養選舉之法見於周禮司徒詳矣自孔孟不得志然後教不行於上學存傳於下秦漢以後上下之教俱無非無教也乃所教非教也然選舉之法漢猶近古隋唐則空言無實矣至宋則程子發明學制以言於上朱子作貢舉私議以論於下當時雖沮於權倖實後世所當法也愚嘗參詳之明道發端以開示神宗而神宗始志甚高故明道之言純然先王之教無一毫後世夾雜之弊伊川學制因時制而改酌之雖去其考試之陋亦未免尙供文課其推擇選舉則一也朱子之議蓋欲救一時之弊以漸復古制故未免於文字考試然必立德行一科以重其選者以爲非此無以爲教亦無以革當時之病弊也又於文字之中命題作義去其工巧駢麗習爲深厚簡嚴而欲貫通經義條析明白又必愼選教官以主教導其意切矣愚意後世欲大有爲須用明道之言乃乾

坤簡易之法其用力甚易得效甚速不得已而用朱子之
議雖可救弊頗似費力今時幸有□□□□□□□□□
□□□□立有歲貢一法若以德行才能一科由廩膳
歲貢而進依倣明道之法慎其選重其職文章一科從增
廣者試之而進嚴其詞數年之後道德既重士風
丕變然後復先王之教以去糊名考校之陋此似亦簡易
狀望將周禮司徒明道劄子伊川學制朱子貢舉私議熟
讀詳味以求其意酌今之宜以敷奏於朝萬一天啓亨運
一賜施行實萬世之幸不然亦當先得此意則權度在我
方可隨時處中惟高明裁之

定親書

禮重大婚所以正人倫之首配求貞淑是將謹德教之端
仰喬木遺風托絲蘿新好況令嗣俊宣位下孫女早閑姆
訓楷儀雍肅於閨門而舍弟居仁房下姪男麐學儒書德
業未成於庠序不愧匪偶妄意高門伏沐姻仁已垂謙允
雝雝鳴雁尚期禮制以無愆灼灼其華更冀室家而有善
敢用不腆之幣以將衷才之誠寅畏不勝敷宣罔既

復余氏定親書

致政琴堂晚節仰企於當代隱居蓬戶考槃竊慕於前賢
道義之契既深婚媾之聯遂講恭惟次令孫男志已宗於

聖學器不小成竊念次舍姪女教未就於姆儀才何能淑
恭承嘉命允協良緣禮不虛行誠由辭立

復張廷祥內翰

春深伏想孝履支勝爲慰懷慕中忽承書翰并賜五常冠
及細葛一束惠愛甚厚覩物思人慚喜併集得知先君子
葬地此至大至切之事無怪吾兄之皇皇也然葬者所以
藏體魄也以安親爲主只要得山脈所鍾土厚水深之所
即可葬也江南之地所患者水蟻然蟻猶可以厚爲灰隔
以制之惟水氣無不通透不可限隔尤宜謹愼尚與葉本
眞議不若先將其地鑿成壙穴作成墳冢俟雨水浸淫之
時開看其中以驗水之有無然後葬之庶免後悔尊兄以
爲如何慨念斯道之人高明密加操存省察使表裏如一
居仁工夫甚疏願得時賜教墨以警不及爲幸

又復張廷祥

奉別歲久愈增懷想一峯既亡所與其事者惟有望於尊
兄竊觀近年以來四方士子頗知趨向尊兄與一峯之功
爲多雖然尤有可憂者今之士風雖若振於昔年陷於邪
異者又非昔年比也此實吾人莫大之責當明理正心以
先之也蓋昔年之學專於記誦博覽訓詁詞賦其所從事
者淺而陋近年以來學者立身稍高而不能子細體驗聖

賢切實工夫而安意聖賢故遂入於空虛玄妙其淩高駕空反成狂妄其入異教也宜矣原其存心之失有二焉只爲工夫未至身心紛擾放逸要求虛靜故有屏絕思慮以爲心不放者又有體察照看心在內裏以爲存者其心如此自然不暇即事窮理故窮理之失亦有二焉以爲天地萬物無非此理無適而非道凡其知覺運動視聽云爲無非至神至妙其曰無動而非神即此意也又有懸空想出一箇道理在虛空杳冥之中以爲無極之眞太極之妙此乃吾之眞性不生不滅無有始終窮盡其曰物有盡而我無盡即此意也不意此等亂賊生於吾世非但爲我兼受而已其與天地人倫物理俱已離絕非但無父無君而已不知一峯何故反尊信之一峯後來亦有曠大之意想必爲其所染也今吾人但當實做居敬窮理工夫使身心內外一歸於正方有內修外攘之具高明以爲如何

與餘干縣論鄉飲

向者居仁不自量其不肖趨赴鄉飲然鄉飲之禮乃周公所制其品節之詳見於今之儀禮乃鄉大夫賓興賢能與行鄉射養老者飲國中賢者皆行此禮故其節文繁盛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上大夫爲主也養老之禮二帝三王皆已行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是也其禮

必當節便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謂之三老天子以父事之則民興孝三孤之有年德者謂之五更天子以兄事之則民興弟是禮行於上教成於下此養之禮也庶老則養於鄉之學向者憲副鍾先生率學者習行鄉射今之士子始得覩先王之禮是一幸也但射禮主於習射鄉禮主於飲賓鄉射有賓無介鄉飲賓介具全其禮節微有不同者向蒙舉其大節行之但講求未精未能盡乎先王制禮之意蓋旅酬之禮不行則主人禮意不及於衆而敬有未盡也交錯之禮不行則無以合歡而愛有未盡也旅而不語則賓主道義不接而情有不通也至於置席設尊盥洗揖讓升降周旋徹俎皆當節之以禮使始終不亂乃善於行禮者禮樂待人而後行豈不信哉伏望就劉吏部處借儀禮與知禮生徒習行斟酌其宜使不失乎先王遺意幸甚

謝南康太守

僕聞古之君子所守甚約而所施則博矣所爲甚寡而所及則衆矣是何歟以其知所務也故身不出郡國而風聞天下教流後世焉今賢侯執事於政理之暇拳拳於白鹿書院非知所務而何蓋所以繼前賢之遺烈爲天下正學倡也正學既興則海內風動四方豪傑之士必將接踵而至相與講論切琢使聖道晦而復明則績文公之學有功

世敎者皆明執事之德也居仁愚陋敢兢惕勉勵以爲多士倡若夫成賢侯之志使道德煥明尚有望於天下豪傑云

奉祁參政鍾憲副莊僉憲

伏承聘命令主白鹿洞事謹於正月二十六日起行二月初三日入洞竊思廬山白鹿洞名冠古今居仁自弱冠之時因讀前史知其爲第一書院也及考輿經學規記賦又知文公先生昔在其閒闡明聖學垂范書院姑記前賢之蹟爲辭章記誦之場也及覩文公全集又覩文公奏賜敕額始終眷意欲其久而不廢也在元不續及我朝太守翟公始鄉殿堂齋舍然未有師儒表率英才習學故鬱而不彰至潮陽李先生更加完葺延請名士絃誦其閒而風敎始著居仁之愚亦玷禮聘不幸居仁遭毋喪而去李公亦繼以亡矣而書院之廢亦宜也今明執事慨然興復仍命居仁入洞主事居仁學陋才疏何足以副委任之重是以入洞之後不勝恐懼齋沐裁書令門生胡覺高悚申致稟復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不得人則廢必然之理也今欲興復文公數百年之絕學以倡明於當時非得四方英明豪傑之士相與講論切琢於其閒曷足以及此伏望廣行推訪有才氣英明志向高遠及純篤溫厚者訪得其人

命有司以禮敦送入洞則士氣必振海內風動豪傑英偉之才必不遠千里而至作興之道無過於此者若夫凡下之才汲汲於奔競者不必招致也況江右素號文盛之地學校科舉足以供主司之選豈得興洞以教之哉其閭有志氣不羣敦厚好學舉業已通復欲求進乎古聖賢之域以盡修己治人之道者苟非興洞何以聚而教之哉執事之意必在於此居仁亦以此望於執事也謹薦所知數人伏望禮請到洞幸甚洞中全無書籍更望印求入洞以賜肄習

奉祁大參鍾憲副

居仁在洞夙夜兢慄教養無效有負賢君子作興之盛意然理義者人心之同然以古道倡之誰不向風但士習頹靡已久人心沈溺難同必得第一等人才相與倡率庶使中人之材皆可漸磨激勵而進復文公之教不難矣若泛取凡庸之材非惟不能率教必將怠惰放肆反道敗德有玷於文公名教必矣今日興洞務使道明於當時流光於後世方不枉費一次作興若成就人才既多將來必爲世用其澤豈有窮哉向薦舒綱不知曾去請否伏望命下本縣遣使禮請入洞訓迪後進幸甚昔有問於朱子曰何以能得天下之賢朱子曰權力所及則察之學之禮際所及

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向之慕之況今明執事以有爲之才居可致之位皆能及此又何難哉伏惟以此好賢之心推而行之則天下之賢皆將歸心於賢執事況此邦之賢乎好善優於天下況興洞乎若好賢之心不篤尊賢之禮不致抱道之士固將卻步而不敢進鄙陋之士必將趨利慕勢而來矣居仁謹錄詩文數篇以獻併求教正重興洞記不知尊意屬筆於誰海內之士若陳公甫文雖高然過於高大多是禪學文章張廷祥文精深正祭酒文典實惟在大人所擇

與陳大中

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今人不去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看及捉摸不住索性要求虛靜所以入於空虛殊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今人不去窮理致知只在文義上錯過又不於日用事物上推究所以只見淺陋窮理是推勘到十分盡處致知是體究到十分明處或讀書或講論或處事皆要十分明盡方是窮理致知工夫只看窮字致字便無所不用其極居仁二月初三日入洞所憂者人才難得小兒因母疾未到甚欲大中來此表率士類但令萱年老又遭荒歉量難起身此

中租亦因修造費盡待秋熟安養令堂來某已薦尊名於二司不知他來請否

與南康府論租

蒙給租穀方司訓十九日來洞支給居仁以先父忌日之憂未得面論蓋學租本以養賢贍不足此二者義也事合義則久而益安不合義則久而必弊昨蒙欲 » 槩施給澤雖似普然在洞者賢愚不齊貧富不等若愚者富者亦與之則濫矣亦恐將來不足於用也望容居仁審其賢愚高下有無貧富而品節之開其多寡之數以憑支給乃為允當

奉何布政

向令門生至豫章蒙賢伯賜之教言開其本心則洞傳宣明訓諸生莫不感悅警懼又蒙懷念薄德賜之歷書華箋感戴何極居仁在洞愈增戰兢恐懼深懼教養無效有負作興之盛意所賴者有牧伯公卿振揚斯文於上在下者必有向風慕義而作者此世道之幸也

寄張廷祥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之事決無可為者看來今日天下之事惟學校一事全不可理會蓋取士不以實行則人無趨向而教不可施今人非惟失古人教養之法主考者反

摘奇掇隱以乘學者之不知欲其倉卒之間無所措詞學
者亦終日掇截奇巧隱僻以應副考者之意聖賢平易明
白正大道理惜不知察近與士子相接解書多失經旨原
其所自皆由掇截奇隱以迎合考司之意以致如此噫豈
非朱子所謂經義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乎世道至此
極矣士生斯世所以立身尤難稍欲以正自立者便與世
乖違惟隨俗習非者方得便利苟非才志卓絕獨立不懼
者安能保其不移耶況欲挽回世教移變士習乎此居仁
之愚不能不以爲憂而望於廷祥者尤切也令兄服制已
終當講明正學以示當世幸甚

辭郎大參鍾憲副

興復白鹿洞此不世之盛典名教第一義也居仁恭承嘉
命靡不盡心竭力期以成功不幸舊疾復作心腹氣痞瘡
毒滿身筋骨轉痛蓋因廬山風高躬體不堪恐病日危湖
山隔遠不能達家是以於六月初二日馳歸醫治又慮此
病難愈有荒洞教伏望擇請道隆德備者爲之師則後學
有宗居仁雖抱疾在家亦無憂慮又望招至賢俊以聚洞
中庶可相觀而善若得道高之人爲師又得志氣不羣趨
向正者爲徒則此洞之興如反掌風教既盛則遠方豪傑
自至將見天下賢才皆出自白鹿洞而大人作興之功斯

不負矣切不可使小人成羣必沮喪士氣才氣高邁者不來洞不可與矣君子道長爲泰小人道長爲否易之要義惟高明審而行之幸甚

寄張廷祥

詹恩來得知貴體漸愈欣幸欣幸居仁亦因疾而回比來白鹿洞自舊游之外全未得人不意吾道衰如此豈世之人邪吾輩倡之者非其人邪舒冕來門下不知能領教否此人天資志氣迥出流輩然病痛亦多聞尊兄就要教他自知味自體見一箇明德又有自尋眞心恐並教太高求效太速徒長其正助之病不若只教之以忠信篤敬窮理致知方消得他身病痛及其久也好味漸知德亦漸明眞心不待尋而自在我矣今之可憂者道術分裂教出多門人才聰明使好高喜妙腳根不曾點地便要自高大聞門下人多有向慕陳公甫欲游其門者大抵根基不實語之太精是送他過那邊去昔游定夫見濂溪自謂所得廣大如見天卒去學佛道理須自下學中樸實頭做工夫積累之久自然貫通方爲穩當施政來求見此人心術甚良與進爲幸

寄新昌王御史

昔辱賜之佳章銘感曷勝山閒無便可以奉答幸恕遲慢

居仁魯鈍固陋人也弱冠時志於此學用功不得其要者十餘年徒自辛勤竟無所得年至三十於體驗上頗得力才做得聖賢工夫上手於聖賢門戶似乎可入然行之不力有辜此志又兼疾病繼作故閒斷甚多昔孔子三千之徒語之而不惰者惟顏子則惰之爲害眾矣此正吾人所當警策者恭聞賢執事毅然自拔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則所造所養可知愚陋得生同時何其幸歟但爲貧窶所困不能進拜求益姑憑尺牘以達寸誠

寄安仁張大尹

愚聞德政及民至切而親者莫如邑宰故居此位者必德足以體仁才足以幹事者乃稱也側聞明執事仁愛之心孚於遠近廉足以養德才足以治事邑治民安宜矣而在上者乃不能察執事本心考執事治績反加以罪咎雖執事之心不以此爲榮辱而士君子及民庶不能不傷賢者之志不伸也居仁遇上司知己者無不稱贊盛德惜乎相遇者鮮也伏望持守此心精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興安爲上治之邑矣

答陳大中

世衰道微非豪傑特立之士必至隨俗汨沒如大中者實與吾黨增氣但工夫要體認得眞做得密居仁雖似體認

上不差只是做得不密恐學終不能底於成也白鹿洞事
在上者不知擇人多是奔競勢利之徒教不可施內中又
任小人行事故辭疾而歸世道窮極如此奈何

寄夏憲副正夫

向者蒙以政鑒見示先生之心遠矣蓋欲垂教天下後世
以澤民也古人著書不得已也有是書則是理明無是書
則是理缺如布帛菽粟生民不可一日無蓋其道明德備
修己安人治亂興亡洞然於心見得前人言有未盡故不
得已而作如子思中庸孟子七篇程子易傳春秋傳朱子
集註集傳綱目成書小學皆所當爲豈若王仲淹好名而
作荀揚老莊據己偏見而妄作哉觀先生所著未有推行
王政之意未免漢唐以下手段竊觀春秋雖因齊桓晉文
之事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未嘗許其如此如盟會則見誠
信有不孚侵伐則見其擅興之罪召陵之師僅能致屈完
之來盟其於□□□安中國之功亦卑矣雖若與之而奪
之之意亦在其閒但後人少此眼睛不識也居仁欲先生
因後世之事準以先王之道如韓信初見漢祖鄧禹初見
光武孔明初見先主雖其謀議之善有不可及者然亦要
論其不合切切以謀天下爲心未見其明理正心誠欲救
生民安天下而致先王之治也孔明之心正大以興復漢

室爲事頗似庶幾鄙見如此高明裁之

寄趙同府

竊聞德之勝者爲君子才之勝者爲小人才德兼全者乃大人也向者得親顏範而聽言論乃知公實有德君子然德與才皆可學而進夫親賢取友講求天下之理推而行之政事之閒則才進矣反躬實踐以至造次不違則德進矣居仁與公生同時又同邑故欲與公以學而勉使才德之進老而不倦是所禱也

與蔡登

聖賢之教一而已矣人之資稟不同用力或異而真妄邪正分焉然其初只在毫釐閒究其極不啻千里之繆吾道異端是也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學者學足一差便流入去蓋其高妙足以動人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爲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足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眞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於禪今之爲心學多入之者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煩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禪學工夫居仁亦嘗究之其存心之法未嘗敢以直內其初只是不奈心何

故專於靜坐或反觀內視照看一箇心在內裏或用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之不走或屏除思慮使之不出獨達摩高於諸佛不立言語只索靜打坐掃除思慮自然心中空豁廣大無邊而其剗滅天理根原尤速也其於見性未嘗格物窮理以至融會貫通達夫天命之本原只在空靜之中心不累事縣空想出一箇太極之妙以爲吾性之眞以爲覺得此物則至神至妙凡知覺運動視聽無非此箇神通妙用自視之高以爲天下之人皆莫我若也其自守之陋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以爲能存養也賢友用力於心學實居仁所愛敬故陳鄙見以爲擇善之一助吾儒工夫義理具在方策更冀熟讀詳究實體於身幸甚

與樂平劉掌教

去歲辱光賁未得留奉數日懷仄不已敬裁小簡煩吳德甫達奉夫人之心更無別物得此理謂之德具此理謂之性感物而應於外謂之情措諸天下謂之事業人多汨於功名利祿溺於老佛空虛失此本心此理遂昏塞錯繆無以應酬萬變故聖賢工夫存養窮格體察交致其力也會晤無期聊奉此以代面話

與張亮帖

訟者但求伸理勝負榮辱付之天命如此則此心自然廣

大又能主敬察理則學問日進矣蓋吾人之遇患難正所以動心忍性因他山之石以攻玉也

與季御史簡

昨聆清誨未能自足今欲進拜恐煩應接不若只在觀中之爲靜也昔程子張子之在興國寺朱子之在鵝湖皆講論叅日豈今人眞不如昔人哉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范繼聲韻笙覆校
侯官諸世楷揆士分校
侯官陳春年逢村